

中國人文藝術叢書

飛兵在沂蒙山

通訊報告選

聯華書店發行

上山蒙沂在兵飛

選告報訊通

等 梁 希 韓 著 者
庄 吉 華 新 者 版 出
號一 路 鄉 新 路 北 川 四 海 上
所 刷 印 明 文 者 刷 印
弄 七 三 三 路 康 西 海 上

上山蒙沂在兵飛

版 出 月 八 年 九 四 九 一

• 著 輯 編 •

社 有 藝 華 文 人 國 中

權 • 版 • 有

0112

1-5000(滬)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飛兵在沂蒙山上.....	韓希梁 一
一支運糧隊.....	洪 林 五

飛兵在沂蒙山上

華東野戰軍
砲兵指導員 韓希梁

五月四日 晴

到敵人後方去

拉起兩條飛毛腿，

賽過那『神行太保』快如飛；

敵人要打我偏不打，

逼得敵人聽指揮；

拖得他頭昏眼花犯錯誤，

解放軍又『包餃子』又開高興會。

爲了調動和指揮我們的敵人，配合兄弟部隊大量的殲滅敵人，我們強大的野戰兵團要挺進到敵人後方，挺進到魯南蔣匪佔領區。所有的人員、馬匹、武器、彈藥、民伕、担架要開往敵人後

方，所有的重武器——山砲、戰砲、步兵砲、迫擊砲也要跟隨着步兵連隊一起挺進敵後，和步兵連一樣的要爬過這無窮無盡的沂蒙山脈。

營裏佈置工作，部隊在此休息一天，待命出發，黨內外要進行新的動員。

上午，召開連的軍人大會，說明目前嚴重形勢：敵人集中了九十一個旅，對山東採取『重點進攻』。我們自從淄博休整後南下行動，至今已近一月，在泰山腳下我們協助兄弟部隊攻克了泰安，殲滅了整七十二師，後又揮戈向東。蔣介石匪軍已在魯中以五十萬大軍，南北擺出了一個長蛇陣，企圖與我主力決戰，雖然我們的疲勞還未恢復，但是新的更艱苦的任務要我們去完成，我們要分散和調動敵人，深入蔣後魯南沂蒙山區，指揮敵人，製造敵人弱點，繼續的大量殲滅敵人。

立功委員會號召全連指揮員、砲手、彈藥手、飼養員、炊事員、雜務人員們，要在艱苦的鬥爭環境中爲人民建立功勞，要求班的報功員注意報功、記功。

一班（九二步兵砲班）副班長羅子昆——萊蕪七十三軍剛解放來的，一解放過來就給他副班長當，他站起來說：『各位同事：這次立功，我下這個決心，把所有技能盡力發揮出來，上面就是命令我赴湯蹈火也得完成任務。各位弟兄要曉得，過去我們在「中央」軍所作的是不值得的，人

民討厭的，這邊上官是很看得起我們，很相信我們的；這次打垮反動派，砲要打準，砲砲命中，才算真立功，爲人民立功勞是萬古留名的。」

飼養班長黃誠——這個大個子，全連有名的，人都稱他『大洋馬』，也是七十三軍剛解放來的，站起來說：『過去我們在反動派那邊打鬼子也立過功，立的功都是上官的，這回到革命部隊裏，不埋沒人家功勞。我說如果目標要命中了，砲彈不虛發，那不是射手一個人的功勞，是大家協同動作的功勞，比方瞄準手、裝彈手、射手不過分工不同，實際上大家有功勞。』講到他自己，他說：『抱歉得很，砲，我也不熟悉，我是牽牲口的，只管牲口草料和馱架的，拆砲，架砲，發射，還有傳達彈藥還可以學會，只有瞄準難學會。班裏選我做報功員，叫我報功，那是可以的。』

隨後解散分班討論和演習砲的操法及使用法及怎樣命中目標，大家意見很不一致，步兵砲班爭論得頂兇，主要是副班長羅子昆，與廣西人謝彪（四十六軍解放來的）在步兵砲和戰防砲的操法上意見不一。連長——這個老砲手，把他們的意見總結起來說：『操法儘管不同，各廟各菩薩，七十三軍如何，四十六軍怎樣，只要命中目標，彈不虛發就是好的，九二步兵砲和戰車防禦砲的性能不同，戰車防禦砲所找的射擊目標，都是敵人的坦克和強固的工事。砲手要熟練方向

機、高低機，很快的瞄得準，你動作慢一下，敵人的活動目標又變了，坦克又前進了，說到九二步兵砲，選擇陣地，當然，除了一個主要陣地外——假如任務不能達成的話，趕快運動轉入待機陣地，就是預備陣地，不過變換陣地一定要迅速，交通路一定要首先看好。『砲手們繼續演習了拆砲、裝砲的動作，動作要快，預防在夜間發生情況，動作若不熟悉，誰拿螺絲，誰上砲輪，秩序一亂，影響任務，平時首先要選擇好砲彈，每發砲彈在砲膛上裝一裝，怕臨時砲彈裝不上膛。

中午的太陽晒得人頭暈，但是大家毫不顧慮，整天的在作準備工作及演習動作。

火箭射手們在樹林裏研究怎樣裝彈、瞄準、擊發，準備用火箭摧燬敵人的強固工事和擊燬敵人的坦克進攻。事務長重新又買了些肥皂，發給火箭射手，洗擦火箭筒。

飼養員們演習上下馱架，限定時間把馱架捆好。下午，師部又發下一些東西，火箭筒又來了，火箭彈也來了，砲彈也來了，假使把個馱架捆得一邊重一邊輕，弄得牲口冒起火了，那真難搞。

營部來通知，所有的棉衣都交上去。但是在夜間，寒冷依舊逼人，便披披夾被。今夜，移三十幾里，號兵禁止吹號。

五月五日 晴 休息一天

我們的連隊

今日休息，部隊整日繼續作行動的準備。

我要回營部彙報連隊的情況，主要的問題是班排幹部對於進入敵後活動信心不强，他們說我們是新成立的連隊，骨幹太少，黨員太少，老成份太少，有些班裏連副班長都是萊蕪新解放來的。必得說通，不能把眼睛停止在兩個月以前。兩個月之前的連隊情況，確實在我們腦子裏留下極深的印象，現在翻開工作記錄簿就可看到：

萊蕪大殲滅戰後，我們師裏又增添這麼一個重砲連隊，不過所有的人員、武器，都是我們的敵人的；連裏配有山砲、戰砲、九二式步兵砲及火箭筒，除了一門步兵砲是從日本強盜手裏奪來的以外，其他全部是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送來的。領導和教育這批萊蕪新解放同志的幹部除了幾個參軍成份外，其餘全是蘇中解放來的同志充當正副班長。這批新解放同志，雖然他們人被解放了，他們的槍彈被解放了，但是他們的腦筋還沒有解放，他們的技術沒有解放，他們不肯獻出自己的技術本領。你如果問他們：

『會使戰防砲嗎？』

『不會。』

『是用火箭筒的嗎？』

『用過一個禮拜！』差不多都一樣的回答。

他們對解放區和解放軍，發出了大堆的意見和懷疑。他們說：說話不懂，小米吃不慣，菜太少，沒有被蓋，沒有理髮兵，口令不同。在新四軍就是當官也沒幹頭，只有多操心，無吃無喝，也不比當兵的多發一個錢。八路軍打了勝仗，聽說還要老百姓婦女來『慰勞』。土地改革分出可是真的……一連串的疑問。

戰爭把人都弄成灰球，戰爭把人的眉頭都鎖緊起來，不唱不笑，不叫不鬧，他們不作聲的洗刷着衣服。每一個班裏都編有蔣匪四十六軍的，七十三軍的人……。

隨後連隊吃過解放酒，開過高興會，上過政治課，他們的臉開始笑了。幸運得很，我的話他們還容易聽懂。我們的幹部、黨員和蘇中老解放來的同志不懈怠的工作，不顧疲勞的幫助教育他們。於是有人說：『課上的不假是真話，我們都是窮人。』隨後，我們又進行了訴苦運動，啓發了階級覺悟，他們的眼睛開始睜開，他們的中間有人很快認出解放軍是自己階級的部隊，人民的

軍隊，連裏開始發現積極分子，和我們靠近，這增強了我們不少的信心。

黨交給了我們支部這一個嚴重任務，把我們的連隊鞏固的帶到敵人後方。完成這一個艱苦的行動任務，前途是困難的，在這以前我們雖行動近月，但是是背靠大後方行動的；現在，我們不但要克服在外的物質生活困難，更要克服內部的思想敵人，必須要爭取時間進行運動戰戰略思想教育，叫他們相信共產黨是把我們由勝利引向勝利。

事務長和糧秣上士要趕到附近糧站領五天糧食，這裏除了一部份小米外，大半是山芋乾，小米好裝米袋發給各班背，但是山芋乾的運輸力却成問題，連裏駄砲預備騾子只有一頭，大家只好先磨出部份山芋粉裝入米袋。

五月六日 晴

巨大的災難

十點半鐘吃中飯完畢，開始出發。

強大的野戰兵團開始挺向敵人後方，連綿不斷的龍一樣的步兵連隊、民伕、担架、馬匹、車輛翻過高山，進入深谷。這裏是沂蒙山山脉，山上沒有樹林和花果，盡是怪形黑石，山上道路不

平，我們砲兵們和步兵連隊一樣的翻過一座黑石大山，涉過沙河，穿過村莊，由一座山嶺爬向另一座高嶺，砲手們就唱起來，別的砲手們也和了起來：

『千重山，萬重山，

祖宗四代都靠山。

南山有虎大家殺，

北山有狼大家趕，

我們野戰兵團

和魯南人民重見……。』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連隊在一個村頭的樹林裏休息，待命夜間要繼續行動，炊事員們到村裏找尋鍋子，趕快作晚飯，今晚煮的仍舊是山芋乾，可是在這時人並不餓，主要是口渴，渴得要命，中午出汗太多。

人是够疲勞了，趁着晚飯未熟，砲手們在樹林裏睡起來了，飼養員們倒在驢馬的身邊打起瞌睡來，驢子在慢慢的嚼着草料，有時敵人的偵察機從山頂飛過，茫無目標的向着村莊和樹林掃射一陣，再飛往另一個山頭去了。淘氣的是數十匹驢馬拴在樹林裏，難以蔭蔽偽裝，機槍聲把飼養

員們從熟睡中驚醒，飼養員們坐了起來，對着牲口罵着：『丟你老母嘍！看你這畜生，總是頭動尾巴搖的，暴露了目標看誰負責。』於是飼養員們又倒下去了，打起鼾來。

飯後出發前，營部交待任務，今晚繼續夜行軍，有以下幾個注意事項：

一 山路難走，小心驟馬，綁好馱架。

二 各連找一個嚮導，以防失掉聯絡。

三 以連爲單位組織收容。

夜間，月亮西沈，明星滿天，我們緊跟着前衛部隊翻山爬嶺，山路很狹，路上盡是碎石，撞擊人腳，叫人全身毛孔一豎，猛出一身冷汗，人，在這時該多麼羨慕那寬廣的大路啊！

不久，我們下了深谷，果然走上了寬廣的公路，沿着公路一直通向我們的宿營地。在公路上走了一段，突然，使我們感覺到這些村莊和山谷，好像什麼時候曾經走過，不過我們以前走過時，還沒有發現這麼一條寬廣的公路。

『黃誠，』一班長孫小明高興起來對馬快班長說：『你，喂，「大洋馬」，你曉得嗎？我們北上打萊蕪時，就是走的這條路線，七天的強行軍，就爲了去「整編」你們。』

『這樣寬的路還可以開汽車吧！』

『不！』一班長孫小明說：『我們北上時，還沒有這條公路，我們走的路，最多能走二路縱隊，再寬一點就是人家麥田。』

很明顯，這條寬廣的公路，是蔣匪軍瘋狂的向我魯中解放區進攻時開闢的，公路是從麥地開闢出來的，寬有兩丈的麥苗給蔣匪軍踏平了；進犯軍的人員、馬匹、車輛從麥苗上通過，麥苗倒下去了，給泥土混合起來。

『看！這樣要糟蹋多少糧食啊！』孫小明嘆息了一聲。

部隊的行動開始加速起來，驢馬有時要跑步，村莊一個個迅速的過去了。看啦！樹木也遭受着巨大的災難，我們穿過了不少村莊，所有的村莊，都是光禿禿的，所有的樹木都被砍倒了，進犯軍用這些樹木在村莊的工事外圍築起鹿柴，無數半人高的樹樁，站在黑暗中。

這個九年的魯南老解放區給蔣匪糟蹋了。

人馬沿着公路線前進，就是在夜間也可看得出這公路上的灰塵騰起，濃霧似的把人馬籠罩起來，人都屏住呼吸，灰塵鑽進人的鼻子和喉嚨裏，有些人戴上口罩。

人渴到什麼程度啊！由於全身出了大汗，渴得很，人們都想到山溝裏的清得見底的小河，想到家鄉裏的水果和茶棚，想到西瓜。

『弄個梅子來吃吃真不錯。』孫小明說。

提到梅子大家口裏感到一陣味酸。

『梅子嗎？』『大洋馬』說：『頂好是西瓜，他們廣東的甘蔗，還有南京的大蘿蔔……。好了，別叫嘴快活，有涼水就行了。』

前邊有一條小河溝，人馬擁擠起來，溝邊都掏出自己的洋磁碗在搶着涼水，都是大量的像飲牛一樣的往肚子裏灌。這時候，人是不顧及到衛生不衛生，只管灌，不管他將來是生痢疾還是打瘧疾。

這裏很難找到一個嚮導，所有的人家只留下一個老太婆守家，所有的村莊都聽不到鷄叫了。我們的宿營地一樣是樹木光禿，村莊的周圍築起鹿柴而房子很擠。只有這一點，砲兵們感到方便，就是敵人給我們準備了大量的燒柴。

五月七日 西北風

戴紅星的人

上午，獸醫和飼養班長來報告驃馬的情形，說驃子有九匹出了毛病，獸砲的驃子有六條爛背